



## 律历同源，节气和声

读陈广忠《二十四节气纪年法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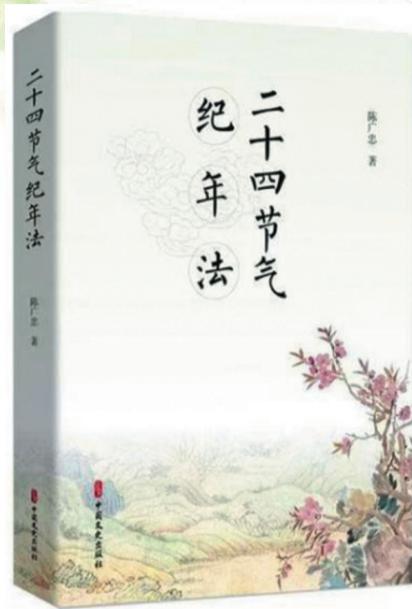
余松阳

当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第十个年轮悄然镌刻，当《淮南子》所载节气与十二律的文明密码流转第2165个春秋，安徽大学陈广忠教授的《二十四节气纪年法》便如一把密钥，解锁了藏在节气与乐律里的千年文化密码。这部凝结45载治学心血的佳作，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，与国家文化战略同向而行，以扎实严谨的考据功底、贯通古今的跨学科视野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国际传播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珍贵范本。

45年，足以让青丝变成白发，也足以让一份学术坚守开花结果。自1980年9月

与《淮南子》结缘，陈广忠教授便一头扎进这部“百科全书”式的古籍里。他埋首原文与历代注疏，逐字逐句咀嚼先贤智慧，走遍书海搜罗散落的文献资料，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；他更跳出单一学科的边界，以文理交融的视野深耕细作，将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音律等诸多领域的知识熔于一炉。45年间，36部专著、百余篇论文相继问世，每一部都是心血的凝结。其中中华书局三全本《淮南子》更是16次印刷，风行海内外，成为无数学者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案头必备。这份“一生专注一事”的执着，正是当代学者最动人的治学底色。

翻开《二十四节气纪年法》，最让人惊艳的，是它牵起了节气与乐律的千年丝线。这并非凭空而来的联想，而是根植于“律历同源”的古老传统，而《淮南子》正是承载这一传统的关键载体。两千多年前，淮南王刘安博学多才，著述宏富，其研究领域涵盖哲学、政治、文学、历史、音乐、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他有《琴颂》等音乐文献传世，



本人更是“为人好书鼓琴”，兼具文心与乐理修养。由他主持编纂的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，不仅完整记载了二十四节气体系，更清晰勾勒出节气与十二律的对应关系。书中明确，冬至对应十二律之首的黄钟，律管的长度，与冬至日的天文、气象数据之间，藏着古人观天察地的智慧玄机。律学专家曾评价，《淮南子》中律数独具匠心，兼含三分损益律与纯律因素。它最早明确黄钟九寸之度，推动十二律数的整数简化进程，为后世和声功能理论的探索，开辟了新天地。陈广忠教授将这些抽象的关联绘成图表，让“节气一律吕一时间

—自然”的逻辑链清晰浮现，也让我们读懂了先民“观物取象、知行合一”的智慧。

这本书的魅力，更在于它让冰冷的考据有了温度。陈广忠教授没有止步于学术推演，而是从《红楼梦》的“葭动灰飞管，阳回斗转杓”里，从李杜诗篇的节气吟咏中，打捞起律历融合的诗意。这些生动的诗词，让原本晦涩的学术观点变得生动鲜活，展现出律历融合的独特魅力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将物候民俗、养生智慧也编织进书中，形成了一个丰满而自洽的阐释体系。自2025年5月该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来，迅速引起了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其影响力覆盖科研机构、高等教育、基础教育、出版传媒、党政机关等多个领域，好评如潮。其实，陈广忠教授关于《淮南子》创立二十四节气的研究，2017年1月24日便通过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被世界看见。

这部书就像一位温厚的老友，絮絮说着：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蒙尘的展品，而是藏在三餐四季里的诗意。

## 五庙红梅

杨姗姗

与红梅相识，偶然而有趣。

前年初冬，去潜山五庙乡参加一个文学活动，宿住红光村一处民宿。红光村山清水秀，古色古香，民风质朴淳良，而且丰富的红色故事与传统文化资源交相呼应，安庆地区农村最早的党组织——五庙党小组旧址就在村内。乡村的晚间，间或传来几声鸡鸣犬吠划破宁静，反而格外寂寥广袤。突然，窗外低音炮震响，《奢香夫人》随着音乐的节奏挤进房间，空气都跟随凤凰传奇一齐舞蹈。广场离民宿不远，音律魔性四射，十几名舞者都是女性，个个着华服，动作整齐划一，翩翩起舞。一曲终结，她们得知我们一行打听谁家有萝卜卖，马上七嘴八舌地指向其中一人：“她家有！”她发髻高盘，穿红色旗袍，脚下一双黑色高跟鞋，轻盈地闪至面前：“我家地里有。”居然是普通话。瞬间拉近了距离，便问她：“美女怎么称呼？”她答：“汪红梅，三点水的汪，红色的红，梅花的梅。”紧接着热情地发出邀请：“可以到我家去坐坐喝茶，再看看地里的萝卜。”

萝卜属于家常食物，南北都有，大多辛辣、皮厚，炖煮烧炒，喧宾夺主很抢主菜味儿。五庙萝卜则不然，富锌富硒，圆润洁白如玉，尤其是霜降以后，皮薄芯甜清脆，用它炖汤，肉香四溢汤白如奶，晶莹剔透无渣碎，入口即化唇齿留香。我只是一次饕餮之缘，便对它记忆犹新。这次来打定主意，怎么也得买些带回去。她家不远，几分钟便到。一座现代化民居出现在眼前，房子依山而建，星空之下，依稀可见山前山后种满了茶树，原来她家还是茶厂。

红梅家院门没上锁，屋里也没人。她说儿子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，平时家里只有他们夫妇二人生活。招呼大家围桌坐下，麻利地烧水洗茶杯，瓜子花生摆盘，忙进忙出泡茶待客。不一会，出门散步的男主人老余提前回来了，他每天晚饭后有散步的习惯，估计是女主人用手机告诉他：家里来客人了。

种茶人与喝茶人不用特别寒暄，话题自然是聊茶经：种茶、采茶、制茶、卖茶、鉴茶。老余有茶人的温厚，有问有答，热心添茶。红梅呢，此时已换上了羽绒服，偏坐小竹椅像个听课的学生，极少插话，安静地听老余跟我们闲聊。很难想象此刻的她，与广场上那奔放起舞的是同一人。

次日朝霞初露，我们如约再至红梅家。在白天里才注意到，她家的房屋修建得气派华丽，然而层高有点儿奇特，目测最多一层半高。红光村中新建民居多见二三层楼房，他这里依山而建筑，临茶园而居住，四边空旷开阔，周围没有其他人家，按说建房条件得天独厚，为啥偏偏层高只建了一层半？老余解释道，山边茶地里散落有几座别人家的老坟，我们房子建高了会遮挡照到坟上的阳光，所以就有意压低了高度。原来如此。

为了不耽误我们返程，红梅大清早就下地忙碌，挖萝卜摘菜清洗，等我们来的时候，圆嘟嘟的小白萝卜们已经整装待发，它们被整齐码放进几只超大的白塑料袋中，每袋足有十几斤之多，再加上白菜韭菜香菜，手感很沉很重……后来，我时常想，有缘结识老余和红梅，他们骨子里的热忱、善良以及悲悯，让那次五庙之行锦上添花。

## 父亲爱骑车

高桢

直线，向左，转弯，上坡，挂挡，倒车，斜线，刹车，再向前，转方向，看后面，倒车成功……

停车，拉闸，下车……跟在开电动车父亲的身后，我浑身紧张得直冒汗……这是父亲第多少次换爱车，我不记得数字，只晓得，这车是父亲新换的。对于父亲来说，拥有自己的座驾是必须要有的，不论体面，只要驱动，最豪华的莫过于眼下这辆新买的全封闭式电动三轮。

不久前，组织父母亲和岳母等人在一起小聚，地点设在岳母家的小区，原本家里有车，让爱人用车去接一下父母来，方便得很，可父亲不这样认为，他有属于他自己的车，他自己掌握方向盘，来去自由惯了，买车换车，从不吝惜，付钱的速度跟年轻人一样快。

父亲此举，我一直认为这与他年少时代所在的出生地有关。父亲是在“十里洋场”跑来跑去的人，从出生那一时刻起，一直到青年时代，大都市的车子，无形之中，影响了父亲的一生。父亲曾告诉我，读小学的时候，即便手中有坐车的车费，他也是不坐的，省下钱来，跟在有轨电车后面、跟在人力车后面、跟在小轿车后面，跟在自行车后面，渐渐地，锻炼强了体魄，可在他心里，总希望自己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。直到退休之后，对购买一辆专属自己的车，更是到了狂热的地步，哪怕是90岁高龄，依然不减。

关于车的话题，我和父亲争论不少次，最早一次是与父亲进城拉煤，从县城驮着平板车，拉煤回家，尤为艰难。当时父亲曾感慨：要是有一辆自己的车多好。

渐渐地，生活开始相对稳定，父亲也进入退休阶段，走亲访友，接送孙儿，公园娱乐，没有停歇。直到母亲来电告知父亲骑车超速，被公交车碰倒，让我惊了一身冷汗，父亲在电话里却像没事人一样。这一次交锋，我动用了一切关系去说服父亲，无论是姐姐们的喋喋不休，还是母亲的每次叮嘱，再加上亲友和他的学生迂回劝说，作用均不大，考虑到年龄不饶人，加上年轻时膝关节受过伤，骑自行车应该费力，我当着他的面，将自行车推走，这才彻底断了父亲骑自行车的念头。其实，车子推走时，我看到85岁父亲的眼睛是不舍的，可我真的不希望也不愿意再让他骑自行车。虽然父亲对车的依恋，我是深有体会，可不服老不行呀，每个人都有骑不动的时候。

没料到，过了两天，父亲就买了一辆三轮的电动助力车，让我无语。

打这以后，换车成了父亲的节奏，从小三轮电动，到大三轮定制，从敞开式拉风，到眼前这辆全封闭，林林总总，经过父亲的手驾驶的车子，早已超出我的预期。其实，换下来的车，大多数都是大半年新的，父亲是在用自己的薪水填补着年轻时候的遗憾，真正拥有一辆属于自己支配的车子，那是多么爽快、自由的一件事。

就拿眼前这辆保暖性和封闭性比较好的新车来说，还没比去年同时期买的那辆宽敞、放的东西多。每当暖阳升起，父亲便会将他心爱的电子琴、葫芦丝、电吹管、特制凳子、曲谱架子、音响等物件，一一摆在车内，去公园、去人多的地方，和市民一起吹拉弹唱：“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不反对，骑车出行，安全需第一”，母亲的话有几分道理，让父亲频频点头。

其实，我并不反对父亲骑车、驾车，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车子，但每个个体对待事物都有自己的认知，父亲的生活质量好坏，还是以他自己快乐去衡量，说多了无益。唯有感觉父亲年岁越来越大，看着他驾驶着那辆新车的劲头，还有耳朵听力有些减弱的迹象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，担忧夹杂着欢喜。担忧父亲的安全，欢喜的是，父亲对生活积极的态度。